

精神故乡

陈保平 陈丹燕散文40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精 神 故 乡

陈保平陈丹燕散文 40 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政编码: 200062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2 插页: 6 字数: 270 千字

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 本

ISBN 7-5617-1456-4/I·193

定价: 19.10 元



我们留给用瓷的是那座球馆道上

的钟 上面写着“77.78届毕业留念”。

回想起来，那真是一段有精神生活的日子。

时间过得真快。

陈保平

我提提的，陈保平已经走了。

陈丹

序

智 量

年轻人好比青青的草地，绿绿的树林，我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他们能让我呼吸得更舒畅，头脑更清新，而保平和丹燕，更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对年轻人。记得十五六年前，有一次丹燕和她的一位同班女同学带一盆美极了的瓜叶菊一块儿到家里来看我，她走后，她和她带来的那盆花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印象，从此我就喜欢上她了。而保平，则是后来才逐渐了解、逐渐喜欢的。他俩都聪明得很、好学得很，都踏实、待人真诚，有才华。保平沉稳、有主见，富于生气，且不浮不躁；丹燕天真、纯朴，宁静有余，而活跃不足，他俩的人生道路合并在一起，我觉得是“天作之合”。今天读到他俩的这本合集，好像是看见了他们一同辛勤开辟和耕耘的果园里一株挂满鲜果的树。我知道，他们的园子里已经有许多棵这样的树了，今后还会再有许多。我心里真高兴得很，不禁羡慕起他们美满幸福的人生了。

谢谢他俩给予我的偏爱，让我来写这篇序文。我能获得这份喜悦，也许是因为他们知道我对他俩文字的偏爱吧。

这本书中的文章写得朴素、坦诚、清新、独到。保平和丹燕以普通人的眼光和情感，在今天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上，看见了许多引人入胜、发人深省的东西，而且把它们这样侃侃而谈地、朴实无华地、水清见底一般地写了出来，真是为我们的读者朋友们做了一件有功有德的贡献。

这本可爱的书是两个人写的，但却具有其完整而统一的特征，这取决于他俩性格和文章风格中许多相互契合的东西，他们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而同时，他俩的文章又各自有各自的韵味和品格。保平有许多富于时代性和哲理性的思考，他时时想到的，是不同的人不同的遭遇和命运；从文章里，你可以清楚地见到他身上的新一代人的豪壮之气和蓬勃希望，虽然他不是以一种呐喊呼吁的方式来表达的；读他的文章，一种人世的沧桑感会油然而生，你会不觉思虑起时代和社会、过去和未来。丹燕笔下，则更多的是情、景、意，美的想象，和看似恬淡实则浓郁的滋味；她所写到的莫斯科的轻扬的雪花和那力不从心地躺在墓室中的列宁同志的遗体，给人带来多少遐思和联想！她有女性所特有的宁静和细腻，而又不失其思想和感情的深邃。他们各自的特点彼此补充，真是珠联璧合的一对，我要再说一次，是“天作之合”。读了这本书，我马上想起那句有名的话：“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因为这样的话，人间就会有许许多多棵这样的挂满硕果的大树生长出来。

这是一本散文集。散文必须写得形散而神不散，写得真诚，写得亲切，写得凝练，写到文字表面的下一层去；它容不得半点虚假，也无可掩饰，因此散文是最难写的文章，而保平和丹燕却写得这样好，这样美，这样游刃有余地舒畅，实在非常难得！我作为曾经给他们上过课的老师，读起他们的文章，有着既兴奋又惭愧的感情，当然兴奋和快乐是主要的。要说惭愧，其实也大可不必，因为“青出于蓝”本是一个铁定的规律，要不人类岂不没有了进步吗？知识这

东西，只要你肯付出劳动，总是会不断积累和发展的，而我们每个人知识的积累和发展对一个国家民族来说，都是有意义的。保平和丹燕是两个勤奋的人，所以他们便能做出这样有价值的贡献来。

在我读他们的稿子的时候，我想到我在自己的一本书里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我说知识分子这东西是人世上一个最讨人嫌的族类，我后悔这辈子走上了当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他们的书令我认识到自己这是说错了话。他们两人的这本书向我们证明，知识分子的一支笔、一颗头脑、一只手配合在一起，可以给世界上的人带来多少快乐、安慰、憧憬、理想、希望和力量啊！

保平和丹燕用他们的这本书表明，他们和他们这一代是我们祖国的希望所在。是的，正像他们在这本书的跋文中所说，他们成熟了，他们正在把一个又一个丰硕的果实捧出来奉献给祖国和人民，有他们这样的新一代，我们的前途就有光明。

我等待着见到他俩新的和更新的成果！

谨此，聊以为序。

一九九五年十月金秋
于华东师范大学

目 录

序..... 智 量 I

第一辑 / 旅人心绪(陈保平日记)

春天别来得太快	3
列车驶过贝加尔湖	7
第一印象.....	11
喝俄国酒,说俄国事	15
红场·列宁·传教士.....	20
伊琳娜的欢迎午餐.....	25
贵族气派与苏维埃理想.....	29
一个善良的美国人.....	34
文人公墓与沙皇城堡.....	38
莫斯科地铁见闻.....	46
夜读叶赛宁.....	49
从电视塔到白宫.....	55

雪中的十字架	60
走过涅瓦河	64
冬宫与“洛东达”	70
普希金与皇村	75
在莫斯科作协做客	79

第二辑 / 初雪微黄(陈丹燕日记)

餐桌上的绿树枝	87
女作家伊琳娜	97
杰米和雪前的深夜	101
不爱莫斯科	108
俄罗斯那微黄的初雪	110
那种忧伤啊	116
温暖的咖啡馆	125
皇村	129
绿色的洋铁皮屋顶	135
我想得太累了	138
幻想回到沙皇时代	142
东方列车的日与夜	146

第三辑 / 精神故乡(陈丹燕)

等待出航	157
慕尼黑流水帐	160
梦中之乡	189
飞地之子	197
O~P: 中波海运公司	211
金发情意结	224

犹太人	234
城市博物馆咖啡室	248

第四辑 / 学人肖像(陈丹燕)

东德人波德	259
中国人的微笑	268
克拉科夫方场上的月亮	278
芭芭拉·王	294
瑞纳·韦伯	305
穿长裤的女人	319
玛丽亚	337
跋	344

第一辑

旅人心绪

陈保平日记

春天别来得太快

1994年2月8日 多云

我现在很怀念去年冬天俄国的雪，那种凛冽的寒冷与踩下去厚厚的轻盈，常让我心里溢起一种很刺激的新鲜感。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觉在俄国境内走马观花，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从普希金的皇村到柴科夫斯基的卡林，从艾什米拉塔到扎果尔斯克教堂城。那时，“十月事件”刚结束几天，莫斯科还是戒严的日子，街上到处可见穿迷彩服、佩“短冲”的士兵。可我并没有恐惧，也许是被某种职业兴奋掩盖了（当了十多年记者，真正参与重大历史事件、感到这份职业神圣的时候并不多）。我现在仍清晰地记得第一天晚上走出莫斯科东方车站时的情景：老太太举着面包、黄瓜、劣质的饮料在冷雨中叫卖，她们的头巾沾满细细的白霜；手握酒瓶的醉鬼摇摇晃晃地向你露出诚挚、怪诞的笑；几条无人照看的狗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游荡；一个身穿黑呢大衣、戴黑呢帽的女子站在雪花飞卷的月台上等人，她长长的辫子挽成一个髻，眼睛美丽而阴沉。这

一切，使我心里产生一种亲切的忧伤，俄罗斯文学中诸多的人物和场景在我脑中凸现，强悍的寒冷、无边的积雪、白桦林、黑面包、咸鱼、茶饮、醉鬼、吉卜赛人、忧伤的女子，今天仍然可以看到。俄罗斯果真就像他们写的那般阴沉、忧郁。

这种感受与我不久前走出日本成田机场时真是很不一样。那时，乘客一下飞机就被空旷、安静、高度现代化的候机大厅切割得十分渺小，我扶着自动电梯锃亮的扶手缓缓前行，看到周围一尘不染，一丝不苟，彬彬有礼，阳光下停着一辆簇新的高级轿车，我脑子里一片空白。现在回想起来，我有时置身那些华丽、优雅的宾馆，心里虽然感到舒服，思想却是停止的。但俄国不一样，只要你一踏上这片土地，就会浮想联翩，内心涌动着什么。我不知这是不是与我们这代人的少年记忆和审美情感中，很大程度上受俄国文学的影响有关。

几个月来，我一直想把在俄国时作的笔记整理出来，有几天特别寒冷的日子，这种愿望就更强烈。俄罗斯有着漫长的冬季，冰天雪地的日子常常在六个月以上，这种恶劣的气候对这个民族性格的形成一定有着很深的影响。奇怪的是，这些天我担心春天来得太快，在万物苏醒、春风沉醉的晚上，我很难沉入当时的心情，也无法把握俄国人真实的心境。对许多俄国人来说，春天不仅是一个季节，而且是一个事件。当他们说到明年春天的时候，脸上总是有一丝惊喜，好像已看到了冰在河里流动，双层的玻璃窗被拆下来，树枝在残雪下爆出了新芽。那是一种对快乐的期待，是知道它的短暂想紧紧抓住它的那种迫不及待，是对身体舒展与舞动的渴望，而只有当冬天来临的时候，俄国人的内心才开始萌动。

我对俄国之所以亲切，可能还因为它曾经是苏联。苏联已经不存在了，但它七十三年来留下的痕迹与气息几乎无所不在。而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又是那么熟悉。好像一个孩子第一次去叔叔

家，忽然发现那里的陈设与规矩与自己家的竟那么像，他似乎更加明白了那种被称作“渊源”的含义。现在，这种熟悉的亲切成份里，还夹杂着某种优越感，那是因为我们不动声色地早已着手改变不合潮流的陈设，而他们，虽然已改换门庭，其实一切都还刚刚开始，开始得又过于冲动。

我在这样写的时候，脑海里浮现的是一幅幅混乱的图画：无所不在的列宁塑像，无所不在的裸体照片，过去为穷人建造的大片大片的工房，今天只有少数人才能进去的美金商店，沙俄时代的礼仪正被奉为新的时尚，货物的匮乏，博物馆、歌剧院的华丽，教堂在大规模修复，电视里充斥美国文化，蹩脚的广告，精美的芭蕾，受贿的警察，敬业的教授，公开的妓女，善良的老人，有人对喀秋莎深深的怀念，怀念背后是对现实的抱怨，有人对斯大林满怀仇恨，仇恨本身又带着那个时代专横的烙印，《白痴》经久不衰地在上演，百老汇的大腿舞倍受青睐，太多的党派，太多的组织，太多的争论，人们茫然地望着自由，无所适从，只有马非（黑社会）乘虚而入，日渐壮大。毫无疑问，俄罗斯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是危机？新生？倒退？前进？是企图寻找传统的精华以恢复彼得大帝时的荣耀，还是整个文明已经死亡，只能匆匆挂上西方的列车，总之，我很难得出契诃夫所说的那种“总的思想”，也不可能像瞿秋白写《饿乡纪程》时那样满怀对人类的希望，我只能真实地记录我的所见所闻，以及我当时的一些零星感想。

我现在还不知道陈丹燕会如何记述她的俄国之行，但目击者对同一事物的叙述，常常也会是矛盾的。有时是因为个人经历造成的思想感情不同所致，有时也与人的健忘有关，记忆力通常保存了一些东西，而放过了另一些东西。可以肯定，某些我认为重要的东西，陈丹燕会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而她感兴趣的场景与细节我也会匆匆走过，就像在我们的一生中，可能有许多共同的朋友，但彼

此都会深深记得某些人，而忘却了另外一些人。

我在这次旅行中，随身带了五本书：屠格涅夫的《罗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随笔集》、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两本，以及贾平凹的《废都》，它们伴随我在国际列车上度过了漫长的十四天。我本来想借这些书重温少年时代对俄罗斯的温情，以便更加纵深地了解这个我喜爱的民族；事实上，这些书给予了我许多新的东西，或者说，只有在这时，我才刚刚看懂。尤其是爱伦堡的那两本回忆录，他一直引导着我的观察与思索，我喜欢过许多俄罗斯的作家：普希金、果戈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帕斯捷尔纳克，但现在我要说，爱伦堡与我生活过的时代贴得最近。我将在下面的笔记中记述爱伦堡告诉了我什么。

在我十余年的文字生涯中，林林总总大约写了近百万字，得过大大小小十几个奖，但现在回想起来，却常让我脸红。我期冀这一次能写得稍稍好一点，至少在若干年后，人们仍然能相信这是真实的。